

群众演唱小丛书



淮 剧

# 高 原 夜 火

郭超人 刘汉君原著

上海市人民淮剧团文学组集体改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

群众演唱小丛书

# 高 原 夜 火

〔淮 團〕

郭超人 刘汉君原著  
上海市人民淮剧团文学组集体改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0

群众演唱小丛书

高 原 夜 尖

(淮 翻)

原著者 郭超人 刘汉君

改编者 上海市人民淮剧团文学组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新平路 166 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 094 号

上海华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 毫 1/60 印张：16/25 字数：13,000

1960年5月第1版

1960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统一书号：10079·1491

定价：(六)0.06 元

## · 前 記

《高原夜火》系根据郭超人、刘汉君同志所写的短篇小說《雅魯藏布江畔的夜火》（載《人民文學》一九五九年五月号）改編的。它揭露了一九五九年春西藏上層反動分子在叛亂前夕指示反動頭人在雅魯藏布江畔進行破壞活動的陰謀。通過這一簡單故事，體現了我們黨對藏族人民的親切关怀和藏族、漢族人民親如一家的深情厚誼；故事同時也暴露了西藏農奴制度的殘酷。

原作對藏族、漢族人民之間關係的描寫比較簡單，因此改編時，我們參考了其他材料予以適當的補充，使觀眾更了解西藏人民的生活情況。為了使戲有頭有尾，在人物情節上，重行作了安排。

上海市人民淮劇團採用了傳統表現手法排演了此劇，象戲中的卡車上台就是用象徵舞蹈動作表示行駛的。演出後受到了觀眾的歡迎。國慶十

周年前，又进行了几次加工，作为献礼的小型剧目之一。

上海市人民淮剧团 一九六〇年二月

## 登 場 人 物

王 平——队长，二十六七岁。

卓 瑪——藏族姑娘，二十三岁。

扎 西——卓瑪的哥哥，近三十岁。

多 布——穷苦老藏民。

秋 枝——多布的小女儿。

秋 母——秋枝母。

索 娜——藏族少女。

索康賽——反动头人，五十岁。

〔幕启：雅鲁藏布江边，春水奔流。  
对岸高山，积雪初溶。远处村落，飘着片片经幡。近处路旁，高垂着雪松的枝叶。〕

〔傍晚，天末彩霞，照着江水，泛起红波；雪山顶上，闪着银光。〕

〔音乐声中，多布老爹病容上，蹒跚，  
他的小女儿秋枝上来扶他。〕

秋 枝：爹爹，你怎么又到公路上来探望呀？

多 布：往年春天，恩人共产党早就派人来贷种  
贷粮，难道今年真的不到我们雅鲁藏布  
江边来了吗？

秋 枝：迟早会来的。爹，你有病，天又快晚了，  
快回到帐篷里去吧。

多 布：不，我定要把救星盼来。  
（唱“大红花调”）

江边山村多貧困，  
八年接济靠恩人；  
头人租稅逼得紧，  
誰家余下糧半升。  
老汉不幸又染病，  
越发难以保性命，  
盼望救星不見踪影……  
〔傳來牛馬吼聲。〕

多 布：（接唱）何处牛馬嘶喊声，  
莫非是馱糧把村进？

秋 枝：爹，那是头人家的佣人吆喝牛馬回庄。

多 布：唉！  
（唱）头人家依然是牛馬成群，  
又是一日无音信……

秋 枝：爹爹，回去吧。

多 布：唉。  
〔少女索娜拿口袋上。〕

索 娜：（唱）貧病交加无奈告貸找头人。

多 布：索娜大姐，你拿口袋往哪里去呀？

索 娜：嗯……

多 布：莫非去到那边領取种糧？

索 娜：不是听说共产党再也不来发放种粮了吗？

多 布：莫非是向亲友家借贷？

索 娜：此刻哪家还有余粮好借？

多 布：那你拿着口袋做什么呀？

索 娜：去向头人家拿债。

秋 枝：啊！大姐你要向宋康赛去拿债？

索 娜：是呀。

多 布：他那个驴打滚的高利，你还敢去借？

索 娜：多布老爹呀！

(唱)我娘如今一病不起，  
母女俩又是无靠无依，  
总不能看着娘饿死，  
借点粮食暂度一时。

多 布：(唱)头人家粮食是黑利，  
好比毒药怎能把病医？  
他日逼你把债抵……

秋 枝：大姐呀！

(唱)终生要受辱受他欺！

索 娜：(唱)为救母亲难顾自己。

秋 枝：(唱)顾了眼前悔后迟。

索 娜：（唱）早晨我到过头人家里，  
                他約我今晚去把帳提。

多 布：宛呀大姐，他約你晚上去，定然別布用心  
                哪！

索 娜：这……

秋 枝：大姐你千万不能去！

多 布：秋枝，快回家去，看还有什么吃的，快送  
                与大姐拿回去。

秋 枝：我家只剩一碗奶渣啦。

多 布：快去拿来。

索 娜：老爹，你也飢寒有病。

多 布：我？不妨事。

秋 枝：好，我去拿来。

〔秋枝的老母急上。〕

秋 母：头人来啦！

众 人：啊！

〔众人垂头而立。索康赛上，扎西跟  
                上。〕

索康赛：（嘲笑）你們在盼望什么？

〔众人不語。〕

索康赛：是望共产党再来放种放粮嗎？哼哼，我

早就听人說：我們西藏要獨立，共產黨和解放軍就要撤出西藏去啦！扎西，你聽說過這個消息嗎？

扎 西：嗯……

索康賽：你說啦！

扎 西：噢，鄉親們，我們頭人早與上層長官有來往，消息靈通，句句確實。今年共產黨不會再來放種糧了。

多 布：唉！

索康賽：老不死的家伙，你叹的什么气呀？

秋 枝：我爹有病。

索康賽：分明是心头病。多布，你欠的債拖到几时才还？

多 布：头人。

索康賽：怎么？你有錢？（伸手）若再拖延，当心你的狗命！（推倒多布）

秋 枝：头人！你不能这样开口就罵，举手就打。現在不比从前啦！

索康賽：哼！你們的性命，依然在我的手中。扎西，与我打这老儿，快！

扎 西：是是。

秋 母：头人，求求你饶了他吧！他实在年老多病，我给你跪下了。（跪求）

索康赛：一个个与我滚下去！

秋 母：是。

（秋母扶多布与秋枝下。索康赛发现索娜拿着口袋。）

索康赛：哎，你拿着口袋做什么？

索 娜：头人，你不是答应借粮给我家的吗？

索康赛：噢，不过今晚我有要事，明晚再去吧。

索 娜：嗯……

索康赛：怎么？明晚去！

索 娜：是。（急下）

索康赛：这几年对他们客气啦，今后再看我索康赛的威风吧！扎西。

扎 西：在。

索康赛：就照我所讲的，你明天到各村去告诉那些穷百姓：共产党不会再发放种粮，纵然来了，各村男女谁敢去接近他们！日后砍去双手，挖去双眼，决不宽容！

扎 西：是。

（传来卡车喇叭声。）

扎 西：啊！好象是卡車嗎？

索康賽：是卡車。上邊來信說的不錯。

扎 西：共產黨又來貸種貸糧了嗎？

索康賽：扎西，你也盼望他們來貸種貸糧嗎？

扎 西：嗯，我不敢。

索康賽：好，扎西，你父子到我家多少年啦？

扎 西：也有七八年啦。

索康賽：是呀，這許多年，不談你父子吃了多少，就談你們欠我的債吧，原來一百元，如今已經變成一千元了！

扎 西：一千元？

索康賽：這也不談啦。好事做到底，過去的債如今不用你还！我再給你一块地，送給你種籽，還要給你找个老婆。

扎 西：头人，是真的？

索康賽：念你一片忠心！

扎 西：啊！（背白）这是真的嗎？

（唱）莫不是扎西在做梦？

从未见头人对我露笑容。

给我土地还给种……

难道说真会做个自由的耕农？（思索）

索康賽：（吸了一下鼻烟，打了一个噴嚏，渾身輕松）扎西，這是藥水、火柴快拿去！

扎 西：啊！

索康賽：拿去。

〔扎西遲疑。〕

索康賽：拿去！（取出刀來）害怕嗎！

扎 西：头人，

（唱）火柴、藥水做何用？

〔喇叭聲愈來愈近。〕

索康賽：扎西，

（唱）速速將它藏懷中，

到深夜……（張望四周）

扎 西：做什么？

索康賽：（唱）燒毀卡車與麥種……

扎 西：这……

索康賽：（唱）為我們西藏立大功。

只要你真心和我來反共，

我保你今后半世不受窮。

扎 西：不受窮？

索康賽：是呀！我們西藏地方政府，正集中藏軍，  
准备在拉薩掀起一場血戰！把共产党、解

放軍趕盡殺絕，我們西藏好獨立！需要我們暗中配合。

扎 西： 噢！

索康賽： 事成之后，我再給你些美金，让你見識見識。

扎 西： 嗯……

（喇叭声近在咫尺。）

索康賽： 快藏好。

（扎西慢慢地藏好火柴、药水。）

索康賽： 要是泄密消息……（一陣冷笑）

扎 西： 头人，请放心，我……我不敢。

索康賽： 赶快找个地方隐蔽起来，走！（推下扎西，边行边向远方看，匆匆下）

卓 瑪：（内唱“倒板”）

黃澄澄的稞麥裝滿車輛……

（卓瑪駕卡車上，双手拿长围巾做掌握方向盘的虚拟动作。）

卓 瑪：（接唱）方向盤指着我的故乡，  
无息的種穎去发放……

（王平开卡車追上。）

王 平：（唱）她今日好似暴馬脫了繮。

卓 瑪：（...）开大油門就猛把油上。

王 平：（唱）連撒喇叭要她提防。

卓 瑪：（唱）卡车突然发生故障。……（做停車  
动作）队长，車子有毛病啦！（忙下車，做  
开車門动作）

王 平：噢！（急停車，下車去揭开車蓋，帮助修  
理）行啦，慢慢开吧！（盖好車蓋，复上車  
开車）

卓 瑪：（唱）小心翼翼緩車下山崗，  
久別的家乡已在望……

王 平：（唱）已抵江邊山村旁。  
〔秋枝背水桶上。〕

秋 枝：啊！（見車惊退）

〔王平急倒車，卓瑪停車走下。〕

卓 瑪：小妹妹，你受惊了吧？

秋 枝：沒有，你們是來做什麼的？

王 平：我們奉了工委的命令，來发放種糧的呀。

秋 枝：真的？

王 平：小妹妹你看，滿車都是糧麥，明天還有不  
少車到這一帶來呢。

秋 枝：同志，我們村上有不少人家斷了頓，跟巴

巴的望你們來呢。

卓 瑪：喫！

王 平：那我們趕快送些糧食進村吧。（拿袋裝瓶）

卓 瑪：對！

秋 枝：這就好啦！（放下水桶，狂喜奔下）

卓 瑪：你看她高興得水也忘記背啦。

王 平：卓瑪，你照應車，我把這袋糧送進村去。

（下）

卓 瑪：好，我來幫小妹妹裝桶水，（拿起水桶到江邊）我已經八年不到這江邊來背水啦。  
這江水向東流得多汹涌呀！  
(唱“自由調”)

眼望着江水歡情涌上，  
今日又回到了你的身旁。  
八年前為逃脫頭人魔掌，  
我卓瑪好似迷途的羔羊。  
如今归来非以往，  
已經是身為黨員為放種糧到故鄉，  
到明朝探望爹娘與兄長，  
一家歡聚這喜悅確非尋常。